

从战勋图观乾隆朝武功文化

战勋图归根到底是他完成清朝整体武功文化建构的一个环节



《刻画战勋》
马雅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9月

中国台湾历史学者马雅贞长期从事近世与明清文化史、艺术史的研究。她的《刻画战勋》一书独辟蹊径,围绕乾隆朝高度发达的战勋图艺术,剖析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以清史研究中一项容易被忽视的边缘探索,较成功地表达了一个有深度的大命题。

要把握乾隆朝战勋图的特异性,首先需要认识到其特异在何处,与其他的特性有何不同。这种比较,有纵向的,阐释中国画史的传统,鲜少有直接描绘战争场面的画作,大多是君王执掌的典礼仪式、大军出发和凯歌回朝等场面。作者重点比较了明清两朝的战勋图与宦迹图,明朝市民文化流行,因此热闹喧嚣的战争绘图较之从前大量出现,但这类画作大多出于市井、假托名人,其主题以歌颂个人事迹为主。这与清朝功勋图强烈的文化意旨大为不同。从横向来看,战争向来是西洋画的一大主题,战勋图的画风明显受到欧洲画派的影响,构图的空间安排、人物姿态、明暗光线等,都基于西方的透视技巧。

本书收录了郎世宁、安德义等人的雕版画。包括《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库陀癸之战》《乌诚酋长献诚降》等,完整的雕版保存于乾隆的寝宫之中,复制品则作为礼物赐予寺庙、军政要员和满洲权贵等。这些雕版以及乾隆为其所写的说明文字,成为我们今天了解乾隆竭力将这些边陲地区纳入大清帝国统治秩序的生动文献。同时还出现了大批如《马瑞得胜图》那样描绘官兵英勇战斗的画作。这些画作被称为“功臣”系列,置于通常用来接待外国使臣的紫光阁。随着时间的推移,紫光阁之中的“功臣”也越来越多,最后大约有260幅画像,可谓是故纸映照出的英雄纪念馆。

中国历史的一大特征,就是汉文化具有润物无声般的同化作用。所有异族统治的原有特征,一旦长期盘踞中原地带之后就很难保存。这是清朝开国者一再警示的大问题。皇太极在1636年就曾发布过上述谕,如果听任自己为汉文化之魅力所诱惑,那么同样的命运就会降临满洲人。乾隆肩负的一个职责,就是确保满洲人和满洲传统不会消失。满洲以马上得天下,武功是其根本。乾隆让人把皇太极的誓言刻于石碑之上,立于城市街道入口,其目的显而易见。战勋图实质上成了另一种警示碑。强烈地传达了武功的崇高,尽其所能去保护满洲的尚武文化和身份认同。

以此观之,乾隆频繁亮相于战勋图,不应该只当作虚荣的表现,其中有着以身作则的用意。乾隆统治时期,一共进行了50多次围猎,他在84岁高龄时仍骑在马上。《乾隆木兰围猎图》《乾隆戎装骑马图》等,给予观者什么样的印象?一个活力蓬勃的君王,英姿飒爽、精神抖擞,他也代表了一个王朝的活力。

乾隆对于保持满洲特征有着清醒认知,并且他还做了很多实际事务。他努力推进满语的使用、整理并编纂满洲历史资料、书写赞美满洲故土的诗歌、整编满洲宗教礼仪……文化是潜移默化的,很难强加给公众,乾隆采取这些温和的措施,表面看似是上位者的偏好,其实悄然传递了一种意识,从而引导广泛人群的态度和行为。战勋图归根到底就是他完成清朝整体武功文化建构的一个环节。乾隆可谓竭尽全力,至于大清王朝将会走向何方,历史的规律和文化的惯性终究要发挥更大的力量。

林頔

南南行走两水间

一部南通商人的发展简史,是对中国人在新时期走向世界的生动诠释

书间道



《闯荡南非洲》
黎化 著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15年4月

南通是江海门户,素以建筑业称誉全国甚至海外。温州人在海外经商,所谓十万温州在巴黎,也是素有口碑。非洲这一独特的大陆虽然与中国源远流长,但南通人到非洲却令人至少让我备感新鲜。南通商人在非洲居然别开生面,风生水起,还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在这样的疑惑中,读到了黎化的《闯荡南非洲》,不无久违之感。

它是一本有棱角接地气的久违之作。我从不讳言对诸多所谓报告文学文字的失望乃至厌恶,但这本《闯荡南非洲》却是一个例外。我不熟悉此书作者黎化先生,但细读此书,备感文本的爱憎分明,肝胆坦荡跃然纸上。它不是廉价的表扬歌颂,不是卑微的仰视膜拜,不是毫无主张的滥施激情。作者着墨南通商人的创业史,笔走龙蛇,气势逼人,要言不烦,开合有度;作者审视南通商人在南部非洲的艰难跋涉,逐步立足打开局面,更是不装腔作势,不人云亦云,不做八股调,摒弃最为低端的新闻宣传式的好人好事传播方式。看似信笔写来,无拘无束,实在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书中所涉及人物,不是高大全,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一味拔高,而是还原为活生生的人,还原为这样一群最为草根的创业者,歌哭无端,性情贴近。这些人物大多鲜活生动,有血有肉,接地气,不拘束,不僵化呆板,如黄跃权,如汤盘芳,如李家五兄弟等,都是如此。作者对南非的优劣长短,更非走马观花式的浅尝辄止,而是让人觉得真实可信,不是雾里看花。

它是一本视野开阔、内容丰富的独特文本。视野开阔,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往往会眼高手低,力有不逮。作者了解南通,了解南通商人,对南通的实业发展、家纺产品的演变轨迹更是耳熟能详。叠石桥也好,沙地人也罢,他提到的毛脚蟛蜞,真是形象贴切,令人“拍案而起”。但熟悉并不意味着可以行诸文字。黎化的文本,从南通到非洲,既贴近这一在南通土生土长的特殊群体,又能俯视这一古老民族历史巨大嬗变中的万顷莽莽;既能深入异域他乡的种种细微之处,又能脱离以往多人只是着眼于异域风情的铺排张扬,简直就是一部南通商人的发展简史,是对中国人在新时期放眼世界走向世界的生动诠释。

它是一部有立场有尊严有性情、为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挽回颜面的爽利之作。黎化在此书后记中有一段话,不妨摘引如下:“近几十年来,大量的报告文学都成了富商权贵大亨名流的小妾,失去了她原本的清纯和魅力。我告诫自己:万不可把这本书写成为商人们涂脂抹粉歌功颂德的贴金文字。”立场,看似很抽象陌生的简单词汇,实际上拷问着每一个有良知有操守的写作者。黎化的文字,精心打磨,沉吟讲究,对南通商人,并不是一味评功摆好,有一说一,有是说是,有非说非,既说长,也说短。对于非洲,南非洲,黑人兄弟,也是持论公允,不偏不倚。我们看某些媒体上关于非洲的文字,往往拘泥于这样那样的顾虑,基本上是莺歌燕舞、形势一派大好,但黎化的文字,让我们至少知道了一个更为真实更为全面更为辩证的非洲。

南南合作,说了多年。但落到实处,并非一蹴而就。这里的南,当然也可理解为南通之南,非洲之南。两水,可以是太平洋与印度洋,小小寰球,都在汪洋碧水间了。总之,这是一本很值得咀嚼不让人失望的难得文本。

雷雨

寻找世界的源头和守护者

威廉斯的写作方式有点像是农夫耕作,踏实、辛苦、下真力,决不掺杂一点水分

好书我读



《屠夫十字镇》
[美]约翰·威廉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7月

尽管美国作家约翰·威廉斯曾经因长篇小说《奥古斯都》获得过美国国家图书奖,但他生前在文学界的名声却并不算大,包括他平生创作的四部长篇小说也一直乏人问津——直至威廉斯离世将近十年之后,英国出版商重新发掘出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斯通纳》,进而在美国本土引起轰动,甚至被出版商宣传为“你尚未读过的最伟大的小说”,并先后登上了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畅销书榜首,威廉斯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威廉斯重出江湖,而他的为数不多的几部长篇小说也跟着重见天日,并为人称道,其中即包括威廉斯的所谓“西部小说”《屠夫十字镇》。

虽然《屠夫十字镇》写及的内容的确与美国十八世纪的西部拓荒相关,但威廉斯本人却拒绝为它贴上“西部小说”的标签——因为不愿妥协,拒绝报价的出版商在书封上印上“西部小说”的字样,威廉斯甚至主动放弃了《屠夫十字镇》以平装本再版的机会。威廉斯明确指出,他写这部小说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讲述一个受人追捧的西部冒险故事,更不是为了步风行一时的“西部小说”的后尘,他其实是以小说的方式,追问生命的意义,探寻个人的价值——小说中年轻的男主人公安德鲁斯之所以会逃离城市,来到荒野,既不是为名,也不是为利,而是“为了自己”。对于安德鲁斯来说,荒野即意味着自由和美好、希望和活力,它们其实就隐藏在生活中一切熟悉的事物下面。与之相比,庸常的世俗生活则是压抑的、丑陋的、绝望的、懒散的。

威廉斯的学生米希尔·拉蒂欧莱斯以为,《屠夫十字镇》讲述的其实“是个自我发现的屠夫故事,一个寻梦的故事,一个无所畏惧而又充满自信地踏上征途、实现梦想的故事,一个年轻人闯荡西部的故事”。安德鲁斯固然是一个西部小说中司空见惯的人物,却是实现威廉斯写作目的的理想人物,承载着威廉斯本人的疑惑与追问,理念与思考。威廉斯意念中的个人奋斗与成功,与世俗意义上的个人奋斗与成功绝然不同,那不是名利与金钱的成功,而是一种个人心智的成熟和自我发现的成功。在威廉斯笔下,尽管安德鲁斯的荒野之行貌似以失败而告终,但这只是一次世俗意义上的失败,如果站在威廉斯的角度去看,安德鲁斯非但没有失败,反而是大获成功——他虽然没有获取财富,却得到了体验荒野的经历以及由此带来的自我发现,真实了解了人类屠杀动物时的冷漠和鲁莽,人性之中的机械与疯狂,而如此种种,正是他整个生命中所能够找到的核心意义。

与《斯通纳》相似,威廉斯的《屠夫十字镇》同样是一部内蕴丰富、思想厚重,写作手法略显“笨拙”的小说。威廉斯的写作方式有点像是农夫耕作,踏实、辛苦、下真力,决不掺杂一点水分。有时读威廉斯的文字会觉得很累,因为他的小说不仅仅是为了讲述一个故事,同时也是在传递一种思想,传达一种理念。威廉斯曾经说过:“作家是教不会的,你得自己找到写作的窍门。”威廉斯的“写作的窍门”,说白了就是认真、实干、耐得寂寞,宁愿默默无闻,决不投机取巧——威廉斯一生惜墨如金,但每部小说都足以传世,他正是以自己的写作实践,诠释了自己的写作信条。

王淼